

“对面那个妹娃子哟，红头绳儿岩上飘喂。岩坎高来你莫怕，哥打石梯接云霞！嗨——哟——”清晨，雾气还在山间缓慢挪动，后山乱石坳就响起了高亢而洪亮的打石歌。那歌声恰似犁头划过冻土，粗粝中带着某种柔韧的力道。伴随着钎锤叮当，新的一天便从青石裂缝里苏醒过来。

川东一带，多为绵延起伏的山地，石资源颇为丰富。人们就地取材制作的石质家什，用于农家的日常生活，其中最不可或缺的，当属石水缸。由整块大青石打凿而成，约莫半人高的样子，靠墙那面缸体平整笔直，外露的部分则呈半圆形，缸的内外壁布满凿痕，方便水桶倾倒或水瓢舀取的缸口，被打磨得光滑锃亮。

在小小的罐子坪，人与人之间不是沾亲就是带故，石工队的几位石匠皆是本村人，按照辈分，我得尊称他们为表叔或表爷。其中，尔昌表爷为人爽快、会拿主意，是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头人。他视若珍宝的那套工具，既有沉重的大锤二锤、坚硬的钢钎撬棍、锐利的凿子凿子，也有精巧的墨斗风箱、精准的水平尺方尺，等等，多数都是他师父传下来的。这些器具或钢火过硬、或简便适用，历经数十载汗水浸润，早已被打磨得油光发亮。

烈表爷的性子正如他的名字，正直而刚烈，对酒更是情有独钟，每顿饭都要喝上半斤老白干，做起活来才觉得有劲头。他的右肩有一道去不掉的伤疤，那是某次酒后凿石不慎受伤留下的深刻教训。尽管如此，他对酒的依赖却不减反增，甚至达到无酒不欢的地步。后来的一天，他去罐子坪对面山上为一户人家干活，吃晚饭时本就喝了一肚子老白干，临走又找主人家要了一瓶带在路上喝。过平滩河时，晕晕乎乎的他一头栽进河里窒息而亡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五六人的石工队中，要数劲成表叔最为忠厚老实。他的身材并不魁梧，力量却非常大，百十斤的石料，他一把就能抱起来，因此，大锤开山的重活儿非他莫属。而他总是离不开一壶泡得浓浓的大叶子老荫茶，渴了累了的时候，抱起茶壶“咕嘟咕嘟”猛灌几口，就能将

## 石水缸

□符纯



石钟明 摄

重达二三十斤的大铁锤抡出优美的弧线。

为了帮助村里人修房起屋、美化家园，石工们长年累月蹲伏在乱石堆里，将古铜色的脊背搭成一张张弯弓。那不辞辛劳的样子，似乎想要将起伏的群山和穷苦的命运一寸寸拉直。

村里人的日子，与甘甜井水息息相关。一口石水缸的命运，则是从一块毫不起眼的顽石开始的。尔昌表爷说，别看这些石料外表憨头憨脑的，其实各自有着鲜活的生命，你得顺着纹路找到它的内心，打制出来的水缸、碓窝、碾子，才有灵性且坚固耐用。

石水缸需要选用哪块石材来打凿，通常都由尔昌表爷决定。走进怪石嶙峋的乱石坳，尔昌表爷手持铁钎、方尺和墨斗，这里敲敲，那里量量。选中一块大小适中、质地优良的大青石，他会伸出那双布满粗厚老茧的手掌，仔细测量好安放铁楔的位置，随后顺着石头的纹理弹上一条墨线，以供匠人们凿出一排能够嵌入粗短铁楔的石洞。随着铁锤用力地敲打，铁楔子一点点地深入其中，直到质地坚硬的石头被恰到好处地破开。

时隔多年，我依旧陶醉于那充满阳刚之气与诗意之美的画面：一位上身赤裸的中年汉子，拄着铁锤长长的木把站立于石头之上，先要大声武气吼上一段声调悠扬、质朴风趣的打石歌，以此来驱散疲惫、积蓄力量。待到汉子用力抡起铁锤重重落下的一刹那，铁与铁的锵然碰撞是那么地干脆利落，细碎石屑亦四下迸射，犹如星火般璀璨。

伴随着钎锤挥动，山坳里荡开的叮叮当当声，驱散最后一丝晨雾，托出一轮红日浑圆的黎明。石块分离时，尘烟袅袅升起，经久不散。量尺、切角、削边，剔除多余部分，几位石匠各有侧重且配合默契。经过选材、开采、下料、粗分、细磨等一系列繁杂的工序，在散落一地的碎石之中，逐渐显现出一口约莫半人高、呈椭圆形的大水缸轮廓。

有了初步的外形，还要求石水缸的肚脐足够空旷，方能容纳山涧的清涼和生活的精彩。此时，原本粗粝的工序开始进入女子绣花般的细腻阶段。

我家那口石水缸，是在屋后半山腰那块大青石上面下出来的石料。打造石水缸那天，年仅八岁的我看见劲成表叔弯着腰，用柄锤小心翼翼地敲打凿子，一点一点地掏空石头的内部。烈表爷则在此基础上，借助扁凿、凿子对内壁及缸底进行精细加工。随着他不慌不忙地耐心打磨，细微石粉亦是漫不经心地飘落，在底部堆积成一小片灰白的“雪”。我蹲在一旁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总觉得他们并非在开凿石头，而是一丝不苟地雕刻时光。到最后，缸内外留下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印痕，就像老树经历雷劈之后愈合的年轮，粗粝而不失细腻，写满生命的真谛。

完工的次日下午，石水缸被匠人用篾绳结结实实地捆缚起来，然后晃悠悠地从后山半坡抬进我家院坝。那是一个盛夏的正午时分，蝉鸣声此起彼伏。往缸里倒满井水，随即引来一对蜻蜓前来点

水。母亲和匠人围住石水缸反复查看并指指点点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我趴在缸沿，久久地凝视着水面浮动的云影，忽而被飞掠而过的鸟儿所惊扰。一股凉意从石壁渗透而出，悄然渗进我的手掌和内心深处，带给我独属于那个夏天的清涼和惬意。

毫无疑问，这口石水缸由此成为家庭一员，陪伴我们度过了略显困顿而又无比温馨的岁月。后来，我们全家迁到父亲工作的镇上居住，老屋里的家什用具便闲置起来。再后来，村里通了自来水，加之人们大量外出，对石质器具的生活需求大为减少，曾经借以养家糊口、让石工们引以为傲的手艺，便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。

时光匆匆，步履不停。如今，石工队成员大多已离开人世，唯有尔昌表爷年逾八旬，身体依旧硬朗。他们在二十年前打凿的最后一口石水缸，至今还静静地蹲守在屋旁空闲处，蓄满了幽绿的青苔和雨水。偶尔会有雀鸟轻脚轻手地前来饮水，翅翼或爪尖掠过水面，总会惊起一阵幽微的水声，如同多年前的钎锤，敲打出余音袅袅的歌谣。

日前回乡，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，特意走进伙房看望一眼石水缸。几点斜阳透过屋顶破漏的瓦片洒落下来，石板砌成的灶台已裂开多条纹路，蜘蛛则在散发着霉味的屋子里到处织网，而石水缸依旧蹲在阴凉的角落里，沉默如初。凑近查看，发现坚实的缸体上居然长出一棵野草，那纤细茎干托着叶片，在穿堂风里轻轻摇晃。未曾想到，裂缝间不知不觉积下的尘土，竟然成为草籽安身立命的温床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就是当年那些锤印在岁月土壤里生了根、发了芽，被铁钎震落的星辰，最终以另一种形态回归大地。

伸出手去，轻轻拂掉石水缸表面的尘埃，抚摸着凹凸不平的凿痕，往昔场景一幕幕涌上心头。这一刻，我终于领悟，石水缸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器具，它容纳了山泉的清冽、岁月的深沉，也盛满了生活的质朴、亲情的温暖。缸底一汪积水倒映着屋顶，恍然浮现出当年抡锤的身影，把满天星斗敲打成细碎石粉，落满我摊开的掌心。

## 荻花（外一首）

□郎英

路两侧飘浮的絮语  
迎向车窗  
素雅外衣  
粘上我的眼帘  
盛满寒凉的微笑

一丛丛，一片片  
是昨夜的风  
轻轻掠过结霜的月夜  
将诗经  
和唐诗宋词  
悄悄  
塞进了暮秋

镜头下  
每一帧白羽翻飞的画面  
拂过大山的弦度与疏狂  
暗合朔风的苍劲  
烙印在山径  
蜿蜒成长远的稿笺  
续写着天地间  
绵绵的词句

◎晨间

拈起一朵月季  
她便站起来微笑  
拂去尘世

吐露甜蜜与幽香  
凝眸一盆兰草  
剑叶在晨光里  
解开三寸青锋的傲骨

金丝菊蜷着身子  
脸上贴满清霜  
将冷凝的昨夜星月  
都装进了她的灵魂  
一递眸  
就亮了整个世界

橡皮树伸出宽厚的叶掌

推开风霜  
庇佑根部的虎耳草  
伸蔓分株  
还有簇拥的长寿花  
骨朵间的心跳  
铭记着当初的诺言

此刻  
我亦是一株植物  
与她们共用一方阳台  
一片光和一阵风  
与她们无声地  
娓娓道来